

列宁与现代认识论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学习札记之一

何萍

20世纪初,列宁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深入地分析了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认识论发展的新特点,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力图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总结、概括这一时期认识论的研究成果,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正是这样,人们常常通过《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把列宁和现代认识论联系在一起,又以自己对现代认识论的理解来评价列宁的认识论思想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在我国,对《唯批》的评价可以8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唯批》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并以《唯批》为尺度评价物理学革命中的各认识论派别;80年代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现代认识论研究的深入,有些学者开始从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意义和20世纪认识史发展的宏观背景出发评价《唯批》,指出了《唯批》细节上的不足,标志着《唯批》研究的深化。但是,细节上的研究并不能代替总体上的把握,批评也决不是研究《唯批》的目的,而只是更深入、更客观地评价《唯批》的手段和环节。研究《唯批》的真实目的是联系现代自然科学革命和认识论的发展,客观地评价《唯批》,从中发掘出那些尚未发现过的内容,揭示它在当代认识论研究中的深刻意义,确立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实际地位。因此,在经过对《唯批》细节上的探究后,还必须从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意义和一个世纪以来认识论发展的总趋势出发,重新研究《唯批》。这就是本文的基本思路。

一、科学与哲学

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向人们提出的一个最重大、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预示着一场新的哲学革命行将到来,要求每一个哲学家根据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对这个问题作出新的解答。在《唯批》中,列宁明确地解答了这一问题,从而奠定了他解决全部认识论问题的基础。可以说,列宁解答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基本思路就是《唯批》一书的总思路。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它随着科学与哲学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并在每一次科学和哲学发生革命的时期以更尖锐的形式提出来,成为哲学家们思考、探索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这是由哲学的性质和哲学的历史发生所决定的。从哲学的性质看,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不同于神话和宗教,它不是用虚幻的形式,而要用理性的形式来表现,不是以信仰,而是以逻辑为支撑点。然而,理性、逻辑不仅是哲学的表现形式和

支撑点，也是科学的表现形式和支撑点，不过在两者中有着不同的性质和特点罢了。因此，哲学和科学有着内在的联系，哲学要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就必须思考和解决自身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从哲学的历史发生看，最初的哲学产生经历了一个由神话世界观转化为哲学世界观的过程，这个转化过程是借助早期的自然科学的力量而实现的。在古希腊，巴门尼德首先借助科学逻辑的力量，把本质与现象区分开来，提出“存在”范畴，把虚幻的“神”转化为理性的“神”，把神话转化为哲学。之后，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以同样程度致力于科学问题的整个领域”^①，使哲学与自然科学混合生长；哲学和科学同以事物的原因、原理或本源为研究对象；不同的是，哲学研究的是事物的第一原因、第一原理或本源，科学研究的是事物的次一级的原因、原理或本源。哲学与科学的这种结合状况使得哲学在很长时间里被当作“科学的科学”，成为自然科学的母体，也预示着哲学要发展就必须重新调整自己与科学的关系，确立自身独立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可见，哲学在其发生之时就提出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并要求以后的哲学发展努力地解决它。

古希腊哲学之后，哲学的发展经过了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三次质变，其中，后两次质变都是通过清理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而实现的。近代哲学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促成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分化，从而打破了古希腊哲人们创立的自然哲学体系，使哲学获得了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在更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伽利略是“科学性工程的创始人之一”^②。他创立了两项划时代的科学性工程：一是创立物理学的实验科学，二是去掉了毕达哥拉斯数学的本体论意义，把数学改造成科学活动的工具。这两项工程证明自然科学完全能够认识客观事物的第一原因、第一原理或本源，并不需要哲学在那里指手划脚、裁定一切。自然科学所需要的是哲学为自己提供“概括性的观念”^③，即提供和研究科学认识活动的思维框架。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哲学失去了原有的研究对象，同时又把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留给了哲学，使哲学转向研究自然科学的思维框架，开始了对人类思维本性的探讨，形成了理性本体论哲学以及与之相应的认识论。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考察思维的本性，维护思维的权能，便构成了近代哲学的主要兴趣。”^④现代哲学的产生是在近代哲学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清理哲学与科学关系的结果。近代哲学展开对人的思维本性的研究，使整个哲学研究逐渐由自然基础层次转向人的精神层次，探讨理性的创造性，体现了哲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哲学单以自然科学的知识为研究对象，以机械力学的思维框架为蓝本，以单一因果分析法为主要方法构造哲学体系，使得近代哲学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和思辨色彩，不仅不能正确地解释人类历史现象，就连自然科学知识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也不能作出完全合理的解释。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促使哲学家从问题和方法上对近代哲学进行双重的清理，或者拒斥形而上学，从科学的角度，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的思维，使哲学沿着实证化的方向发展；或者在文化—历史层次上重建哲学本体，用文化历史方法重新审视以往的哲学问题，对人类的认识、伦理、宗教、艺术、科学、语言、神话等现象进行广泛的研究和深层的说明，构造新的哲学。经过这种清理，现代哲学消除了近代哲学的思辨性，彻底地驱逐了理性的上帝，沿着真正现实性的道路发展起来。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哲学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探讨比近代哲学对这一关系的思考具有更深刻、更丰富、更有启发性的内容；近代哲学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清理是在自然科学和哲学之间进行的，其主要目的是重新确立哲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只能揭示出科学与哲学的表层关系；与之不同，现代哲学清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是在哲学内部展开的，其

主要目的是建立不同于以往哲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促使哲学自身发生一次根本性的变革，这就触及到科学与哲学的深层的、内在的关系，并把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探究与哲学发展方向的抉择直接联系在一起。列宁在写作《唯批》时，自然注意到现代哲学发展的这一新特点，于是，根据现代物理学革命的新成就，通过分析科学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关系、物质范畴的哲学涵义和科学涵义，说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在新的基础上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观，从而规划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总方向。

先看列宁对科学思维与哲学思维关系的说明。

在《唯批》中，列宁对科学思维与哲学思维关系的说明是以分析自然科学理论与哲学思维的关系而体现出来的。自然科学理论与哲学思维的关系问题是解决世纪之交不同认识论学派论争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列宁通过分析物理学危机，揭示出这两种思维形式的区别和联系。列宁认为，自然科学理论与哲学思维有着本质的区别。自然科学理论是对具体的物质形态、物质结构的描述；哲学思维则是对物质的存在性质、存在方式的思考。只有哲学思维才具有本体论、世界观的意义。正是这样，列宁反对用具体的自然科学理论直接说明哲学问题。他指出，物理学危机的思想根源，就在于物理学家用物理学数学形式化、物理学理论发展的相对性原理等这样一些具体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变化，说明哲学意义上的物质。列宁在指出自然科学理论与哲学思维的区别时，又看到了两者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是两种思维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改变人们对物质存在方式的看法。物理学革命可以打破把事物看作是绝对的、不变的形而上学思维，“生产辩证唯物主义”^⑤。另一方面，哲学思维又为科学家规划自然图景，提供思维框架。他强调，在物理学革命中，自然科学家只有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才能正确评价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在这里，列宁已经看到了科学思维与哲学思维之间质的差别，强调对作为哲学本体的物质范畴的说明只能运用哲学思维，而不能简单地搬用科学思维。这实质上是对以往哲学本体论所作的方法论的清理，而这一清理又为列宁正确地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诸问题奠定了思维基础。

再看列宁对物质范畴的哲学涵义和科学涵义的厘定。

列宁认为，哲学意义上的物质概念和科学意义上的物质概念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处于抽象层次上，是对世界本源的解答；后者处于具体层次上，是对单个具体事物或物质结构的说明和描述。由于两者在层次上的这一区别，决定它们有着不同的特性和内容。从它们各自的特性看，哲学的物质概念是一个“广泛已极的概念”，^⑥是不可再定义的，即没有比它更大的概念来限定它，相反，对这个概念的说明则是解决其他哲学问题和科学问题的基本前提，因此，哲学的物质是一个规定性的概念。与哲学的物质概念不同，科学的物质概念总是和具体相联系，总是需要用更高、更广泛的概念来解释，而且还要受到哲学概念的限定。譬如微观物质的存在和运动要由电子或基本粒子的结构和运动方式来解释和描述，又体现了哲学物质范畴的客观实在性，因此，科学的物质概念是一个被规定性的概念。规定性和被规定性既体现着哲学“物质”和科学“物质”各自的特性，又决定着它们各自所包含的内容：具有规定性特性的哲学“物质”所揭示的是事物最普遍、最一般的性质，即最大的共性。列宁把这个最大的共性称之为客观实在性。他指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而具有被规定性特性的科学“物质”所揭示的是个别事物的特殊结构，它总是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概念而表现出来，譬如，“以太”、“原子”、“电子”、“基本粒子”等等。哲学“物质”和科学“物质”的这些区别表明，哲学“物质”是“一”，科学“物质”是“多”，两者的关系是“一”和“多”的关系。“一”和“多”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列宁正是由此出发，在

指出了两者区别的同时，又考察了两者的联系。列宁认为，哲学的“物质”和科学的“物质”是绝对和相对的关系：哲学的“物质”是通过科学“物质”的无限发展和相互转化而证明的；无数科学“物质”的变化和发展都体现着哲学的“物质”，表现了人的认识的深化。列宁的结论是“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⑦

列宁对哲学的“物质”范畴和科学的“物质”范畴的厘定，实质上是对哲学本体进行科学和哲学的清理。经过这种清理，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观在新的哲学发展阶段上得到了更精确的阐发和更有力的论证，也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科学的认识论和哲学的认识论

世纪之交所发生的哲学分流，在认识论领域表现为科学认识论与哲学认识论的形成和发展。马赫就是这一时期科学认识论的代表之一。列宁批判马赫的认识论就是用哲学的认识论反对科学的认识论，从中，透视出列宁对现代认识论的理解和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

科学认识论和哲学认识论是在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两种基本的认识论形式。科学认识论与自然科学相联系，探讨自然科学知识的理论结构及其合理性限度，从人类思维的生理、心理等自然基础层次上研究主体思维方式的形成及其与外部世界、与物质形式的同构关系。在方法上，科学认识论主要吸取、总结、提炼现代数学、数理逻辑、脑科学、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学的方法，说明科学理论的结构，描述人类思维的基本程序或思维图式的基本形成过程，使思维方式的研究向量的精确化、实证化方向发展。与科学认识论不同，哲学认识论不仅承认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真理性，更承认社会科学、宗教、艺术、神话等思维方式的合理性。它要求从哲学本体上，从人的本质的高度说明人的思维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问题，探讨主体怎样创造和运用这些思维方式，怎样创造和扩大思维的非生理基础，使主体能够超越思维自然基础的狭隘性，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说明主体怎样构造认识的历史环境和认识对象，发挥认识的能动性。总之，哲学认识论立足于人的精神的层次上，着重解决主体如何创造和运用思维方式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涉及到人的目的、人的价值、人的文化心理、人的历史和传统、人的意志和欲望。因此，研究这些问题需要运用从社会科学中吸取、总结、提炼出来的文化—历史的方法。

马赫是一个头脑清醒、敏锐的哲学家。在物理学革命的前夜，他清楚地看到了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严重缺陷，力图创立一种有益于现代自然科学兴起和发展的新的认识论。诚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的研究工作“并不试图解决一切问题，而是引起一种认识论上的转变，这种转变会使距离较远的各种科学研究部门相互合作，从而为解决科学上的重要的细节问题进行准备。”^⑧马赫所说的认识论转变，就是要推进科学认识论的形成和发展。沿着这一思路，马赫确立了新的认识论研究原则。他指出：“我的认识论的物理学研究和我现在对于感官生理学的研究，都是以同一个观点为依据，这就是：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必须排除掉，它们是多余的，并且会破坏科学的经济性。”^⑨根据这一原则，他重新确立了认识论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新的认识论的研究对象是分析感觉的结构，主要运用物理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方法。他认为感觉是物理要素和心理要素的复合，反对仅仅从物理学的角度探讨感觉的形成。在他看来，“只在用那个习惯的呆板的考察方法时，物理学研究和心理学研究之间才有大鸿沟。例如，我们一俟注意到一个颜色对其光源（其他颜色、温度、空间等等）的依存关系，这个颜

色就是一个物理学的对象。可是，假如注意这个颜色对网膜的依存关系，它就是一个心理学的对象，它就是感觉了。在物理学领域和心理学领域里，并不是题材不同，只是探求的方向不同罢了。”^⑩由于物理的东西与心理的东西不存在本质的差异，因此在一切物理的东西中能探求的那种精确关系，在心理的东西中亦能探求到。“在心理学对感觉的分析所发现的一切细节上，能找到同样多的、对应的神经过程的细节。”^⑪马赫认为，这样一来，各种无聊的、无法用经验检验的假定，主要是康德意义下的形而上学的假定，就可以彻底地排除掉，一系列妨碍科学研究前进的假问题便会立即销声匿迹。马赫对感觉结构的这些分析，表明了他的研究原则、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一致。他的认识论原则是排斥一切形而上学的问题，于是他不去论述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而专门考察感觉的结构；在考察中摒弃了思辨哲学的方法，而综合运用物理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方法。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赫的认识论是典型的科学认识论。

与马赫的认识论研究思路完全相反，列宁坚决主张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出发研究一切认识论问题。他提出，“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是“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⑫；以此为前提，产生出两条基本的认识路线：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从而形成了认识论研究中一系列问题上的对立。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路线，并以实践为基础说明人的意识是如何反映客观物质世界的；在研究方法上，不能简单地搬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应当运用哲学的辩证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人的认识的形成及其发展。在这里，列宁把认识论建立在本体论的基础上，并要从哲学思维的层次上解决认识论问题。这是典型的哲学认识论。列宁的这些基本思想渗透于他对马赫主义认识论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点的正面阐述中。要深刻地理解列宁认识论的实质，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分析入手，揭示列宁解决认识论问题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

先看列宁对马赫主义认识论的批判。

从上面比较科学的认识论与哲学的认识论中，从论述马赫的主要思想中，可以看出，马赫从生理—心理的角度研究感觉等认识论问题，在科学认识论的范围内有其合理性。但是，马赫以科学认识论否定整个哲学，是他的认识论学说的基本缺陷。列宁正是抓住这一缺陷，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认识论两条路线的对立出发批判马赫的认识论。在列宁看来，马赫主义认识论陷入唯心主义的思想根源就在于把自然科学的概念与哲学的范畴搞混了，把自然科学的概念僵化了。由此出发，列宁逐一论述了时间和空间等范畴的哲学意义和科学意义，肯定这些现象的客观实在性并不否认它们的具体可变性，相反，恰恰要通过这些具体的可变性而得到体现，获得证明。尽管列宁在论述的一些细节上没有恰当评价马赫认识论的合理之处，但是，从列宁同马赫的争论，从列宁对马赫认识论的基本范畴的清理看，列宁又的确看到了马赫主义认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处于不同层次上的两种认识论；马赫主义认识论只反映了自然科学一个部门的成就，即反映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成就。

再看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点的正面阐述。

列宁在《唯批》中，不是简单地提出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点，而是通过对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概念的界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

首先，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历史主义原则。在《唯批》中，列宁抓住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所提出的实践观念，予以创造性的发挥，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⑬。生活是人的现实的历史活动，实践是人的改造客观世界

和人自身的物质的创造活动，和人的文化历史发展相联系。以生活、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就是要求从文化—历史层面上，而不是从人的生理、心理层面上探讨认识论问题。这样，列宁就把历史主义原则引入了认识论研究。

其次，列宁强调认识客体的非实体性。不可知论产生的一个重要认识论根源，就在于把认识客体实体化。所谓把认识客观实体化，就是把某一物质形态，或物质的某一属性凝固化、实在化，看作是独立于其他物质或其他属性，而又决定其他物质或其他属性的绝对存在物。其结果，认识客体成为一种非历史性的死物。当人们还不能认识它时，就把它看作是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而当人们能够认识它时，又对自己认识的客观性产生了怀疑。康德把事物的本质实体化，认为人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旧唯物主义把物质元素实体化，把物质看作是以太、原子之类的实体，认为这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是认识的终极对象。一旦现代物理学突破了这些物质元素的界限，就出现了物理学危机，产生了不可知论。因此，要根除不可知论，其重要方面是必须使认识客体非实体化。列宁初步看到了客体实体化与不可知论之间的联系。他给物质下了一个哲学的定义，认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客观实在。这就使认识客体非实体化了，作为可认识对象的物质不再是某种具体事物，而是既包括自然界的一切客观实在的物质，又包括人的社会存在。这种物质世界只会历史地进入人的认识视野，永远不会“消失”。可见，列宁的物质定义把认识的历史主义原则也引入了认识客体的研究，肯定认识客体随着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变化、发展而不断丰富，不断改变其形态。实际上，认识客体的非实体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于我们说明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20世纪哲学对这一问题作了多方探讨，但还远远没有解决。

最后，列宁规定自由是主体能动性的本质。在《唯批》中，列宁强调自由与必然关系的认识论意义。他认为，人认识必然性，人不断地把尚未认识的必然性转化为认识的必然性，把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人也就获得了、发展了、扩大了自由。在这里，认识的能动性与自由的含义重合了。认识能动性作为人的认识的内在力量，本质上是人的自由。主体能动性的提高过程，就是自由的历史表现。由于自由与认识能动性的结合，历史主义原则也就引入了对认识主体的考察。以自由说明人的认识的能动性，就把人的认识活动与动物的反应活动从本质上区分开来，要求哲学认识论不象科学认识论那样从人与物质世界、与动物生理、心理的同一性出发探讨人的意识的形成，而是从人的本质、从人与动物生理、心理的差异出发探讨人的认识的可能性问题。这对于我们解决认识的主体性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由以上论述，列宁不论是批判马赫主义认识论也好，是正面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基本点也好，都表示出一个共同的思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只能是哲学的认识论，而不应该是科学的认识论；只能概括现代自然科学的全部成就，在科学地解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上发展新的认识论，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个部门、某一成就。这一思想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所作的重大理论贡献。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列宁在许多细节的论述上不尽周全，但是，我们认为，对列宁《唯批》的研究和评价绝不能局限于细节和个别结论，而应该以整个20世纪哲学和认识论的发展为背景，揭示列宁认识论思想的实质和其发展的基本思路。

综上所述，关于列宁与现代认识论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列宁对马赫主义认识论的批判既不是站在旧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础上，也不是要回复到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之中去，而是要在解决世纪之交提出的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的基础上，通过重建哲学本体而发展新的哲学认识论。因此，列宁的《唯批》是现代认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成果，列宁对马赫主

义认识论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认识论发展的总观点和基本评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科学认识论与哲学认识论的论争，对于我们今天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注释：

①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8页。

② [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44页。

③ [奥]弗兰克：《科学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④ [德]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8页。

⑤⑥⑦⑧⑨ 《列宁选集》第2卷，第319、146、268、36、142页。

⑩⑪⑫ [奥]马赫：《感觉的分析》，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V、III、13、V页。

(本文责任编辑 涂赞琥 何天齐)

(上接86页)

代表团和法国政府代表团在埃维昂举行第二轮正式会谈。经过11天的谈判，双方于3月18日达成协议，第二天中午在阿尔及利亚全境实现停火。

根据《埃维昂协议》，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享有完全的、充分的主权。阿法两国实行经济和文化合作，共同开采撒哈拉石油资源。

4月6日，戴高乐向全国发出呼吁，请求每一位公民投票赞成从根本上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埃维昂协议。4月8日，法国举行全民投票批准埃维昂协议，91%的投票人投了赞成票，从而结束了法国的殖民时代。

7月1日，阿尔及利亚举行全国公民自决投票，99.73%的投票人赞成独立。7月3日，阿尔及利亚正式宣告独立。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赶走了法国殖民主义者，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作为宗主国领袖的戴高乐将军，在阿尔及利亚推行旧的殖民主义政策行不通的情况下，转而走上了非殖民化的新路，从全局的战略利益出发，审时度势，不断调整对阿尔及利亚政策，使之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把法国从殖民战争的泥潭中拖了出来，使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从而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

在理智地熄灭殖民战争的火焰之后，他从法国的利益和前途出发，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是继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高举“自由法国”的旗帜，为民族独立而战的伟大功绩之后的又一壮丽的篇章。

注释：

① 亨利·克劳德：《戴高乐主义与大资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08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 《戴高乐言论集》(1958年5月—1964年1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17、46、54、133、137、177—178、212、229、275、303页。

⑮ 布赖恩·克罗译：《戴高乐》，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03页。

⑯ 阿兰·德布瓦西厄：《跟随戴高乐将军》，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页。

⑰⑱ 雅克·夏普萨尔、阿兰·朗斯洛：《1940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438、439页。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